

粉墨春秋



《阳雀声声》里的苗韵乡情

施群霞

苗剧，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诞生的少数民族剧种。剧种诞生后迅速在湘西周边苗族地区传开，一批以反映苗族人民生活的现实题材、历史题材、神话题材为主要内容，以苗族音乐为戏剧音乐素材的作品，通过戏剧艺术家的加工提炼，编排成剧目搬上了舞台。《团结妖妖》《黛雅与那卡》《逃犯审官》《带血的百鸟图》《相亲》等苗剧的经典剧目，成为中国戏剧艺术之林又一朵灿烂辉煌的奇葩。

今年10月，第七届湖南艺术节上，花垣县苗剧团创作的《阳雀声声》上演。该剧由李大剑、王密根编剧，李生权导演，任求林作曲。该剧题材来自苗乡，以苗乡山村普遍存在的打工人与留守孩子的情感生活为戏剧冲突，从侧面反映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长期以来，苗乡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外出务工，打工人与留守孩子的情感生活曾是湘西人民心中的痛。近年来，湘西人民逐步走出了贫困，在乡村振兴中，外乡打工回乡务工。剧本通过描写苗家大姐阿秀回家探亲后，再次面临与女儿苗苗分别时的情感纠葛，充分反映出了这一生活变化。

语言是舞台艺术的重要体现，是体现剧种地域性的重要手段之一。《阳雀声声》的一大特色是湘西官方汉语夹苗语的舞台语言。全剧采用了湘西地方方言，但在特定情节中，为增加语境和人物心境加了苗语道白。如，阿秀和麻叔用苗语同声呼“玛汝！玛汝！玛汝！！”（苗语意为“好”“非常好”）。人物的情绪通过苗语道白展现得淋漓尽致。

戏剧表演动作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之一。苗剧诞生时间较晚，尚未形成自己的体系，动作多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或借鉴其他剧种的表演程式。《阳雀声声》的表演动作则多是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模拟。天真可爱的苗苗拿花给妈妈时的动作以及她要妈妈接鲜花时的动作，这些表演动作都质朴天真，富有生活气息。

柔情委婉的声腔是《阳雀声声》的一大亮点。苗剧的剧种音乐的发展经过了不断探索和创新，主要以原始苗歌音乐为素材，用歌剧、歌舞剧的手法设计音乐，使剧种音乐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更彰显剧种的个性。《阳雀声声》的音乐由本土作曲家任求林创作，运用了歌剧的创作手法，结合原始苗歌音乐元素进行设计，采用了伴唱的艺术手段，用以塑造人物在剧中的情感矛盾纠葛。如，阿秀的唱腔中就采用了“叭咕腔”“平腔”“高腔”等大量的苗歌元素，来刻画她是走或留的矛盾心理。巧妙的音乐设计手法使得整个剧目更具有感染力，感人至深。

小戏《阳雀声声》正由于有众多苗族艺术家的参与，才使剧目锦上添花，洋溢着鲜明的民族戏剧特色。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戏剧的审美也越来越“苛严”，苗剧的创作和演出也应该追求更高的水准，才能满足当代观众的欲望与需求。小戏《阳雀声声》还需要在戏剧文学的戏剧性、戏剧演出的创新性方面下更多更大的功夫，努力打造苗剧的精品，满足时代与人民对民族艺术的期盼。



艺林掇英

研血为墨书历史

——岳阳学者姜宗福20年探寻甲骨文秘密记事

徐亚平 欧阳林 沈文萃

甲骨文，一种久远而古老的文字。2017年11月24日，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古朴、神秘、充满世界记忆的文字，曾吸引着无数学者对其钻研研微。

然而，它最终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国内外从事其研究的人已屈指可数。

令人惊喜的是，在今年11月7日闭幕的世界汉字学会第八届年会上，岳阳学者姜宗福受邀宣读最新的甲骨文研究论文，在线首次公布甲骨文构形的8个字母，即“丶、丿、一、丨、一、口、く、人”8个即表音又表意且象形的极简字母，试图去破译甲骨文的源代码。

与会专家认为，姜宗福基于甲骨文源代码的叙事性研究，对于文字实证商前文明的存在，解决汉字因多音多义、笔画繁复难于识读书写、不易传播交流的世界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姜宗福何人？他乃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的一名学者。自踏入甲骨文研究领域后，他便像着了魔般，苦心孤诣奋斗20年，探寻甲骨文背后的秘密。

缘于作家对文字的痴迷

1969年出生的姜宗福，本是一位作家，作品《行走的汉字》《末代槽坊》等，曾在文学期刊《花城》发表。对文字痴迷的他，却因女儿学汉字困难陷入焦虑。

2001年，他的女儿上小学。为了记住老师教的汉字，孩子整页整页抄写，有时经常抄到午夜。可即便死记硬背，机械抄写，女儿还是容易错字。姜宗福对此鞭长莫及，却又无可奈何，他恨不得把一生所学的汉字都“灌顶传功”给女儿。可他知道这事急不来。此时，他的脑子里蹦出一个想法：可不可以找到一种简便的识字方法，来减轻孩子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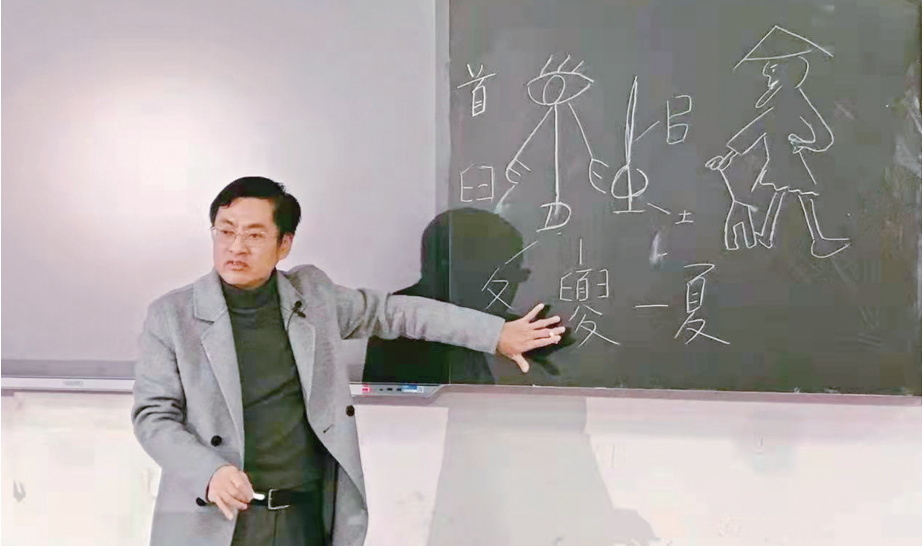
姜宗福到书店寻找答案。找书过程中，他意外发现，全世界畅销的学习汉字的书籍《汉字王国》的作者竟然是瑞典人林西莉。而自《康熙字典》问世后，全球唯一一个将中国汉字通解一遍的人，居然是日本人白川静。将此书买回通读后，姜宗福发现白川静完全是按照日本的祭祀文化解字，都非汉字的本义。

繁繁种种，让姜宗福唏嘘不已，也备受刺激。一抹从内心深处迸发而来的民族情结瞬间升腾而起。姜宗福开始潜下心来，研磨汉字。他最初的想法，是写一本汉字散文字典，为所有孩子找到快速学习汉字的捷径。他坚持了5年，出版《中华汉字随笔》，对很多汉字进行解字分析。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书中对于某些汉字的解释，有些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他开始对汉字追根溯源，并从甲骨文始。一晃，20年过去了，女儿早已长大，但姜宗福却依然浸淫在古汉字的海洋里……

妻子眼里的“疯子”

走进姜宗福的家，只见书桌、沙发上都堆满了书籍，不少书皮都已破损。“这类书很多在书店买不到，我只能上各大旧书网去淘。”姜宗福统计了一下，目前家里、办公室大概有1500多本关于研究古汉字的书籍，



姜宗福在给学生讲甲骨文“夏”字的来历。

他的阅读量超千万字。

可尽管如此，前10年时间，姜宗福都在迷惑中摸爬滚打。

《辞海》解释“甲骨文”曰：商周时代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

基于这样的定义，大多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形成了思维定势，即甲骨文就是象形字。与他们一样，刚进入这个领域时，姜宗福也选择了按图索骥的方式，将甲骨文当作象形字来看，像猜谜一样地预置一个结论，然后围绕这个结论努力寻找有利于这个结论的卜辞和文献。

然而，按照这种方法，无疑如乱箭虚发。关于众多华夏文明的常识问题，比如商朝的“商”是什么意思，甲骨文里为什么没有黄帝，名字“轩辕”，文献里明明记录有夏朝、甲骨文里为何无“夏”字等等，姜宗福感到迷雾丛生。

姜宗福的很多朋友，劝他放弃，就连他的妻子也直呼他为“疯子”。一次，姜宗福在家里边洗菜边想汉字的事，一不小心，洗菜盆翻了，衣服湿透。他便跑到阳台上，仍一边继续想汉字，一边晒身上的湿衣服。妻子骂道：“真是疯了！不晓得直接换一件？”

渐渐长大的女儿，也劝父亲放弃。姜宗福感觉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但他，最终还是咬牙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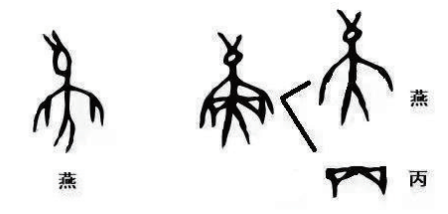
坚守里的绝处逢生

正当姜宗福质疑自己的时候，与朋友陈天威的闲聊，让他重振旗鼓。陈天威说，万事万物都可以细分到最小的单元，中国古老文字是不是也可以进行拆分？

听到这，姜宗福像打了鸡血般，恨不得立马将那些甲骨文“大卸八块”。当从甲骨文“燕”字中，发现暗藏的“丙”字后，他兴奋得跳起来：“‘丙’代表火，指南方，加一个‘丙’字，说明这是一只往南飞的燕子。”

他开始逐一对甲骨文进行拆解。拆解后，他得找到各种文献资料验证他的假设，还得将其放在各种衍生字里进行验证。有时，他几天才能拆解完一个甲骨文。

8898个甲骨文，不是小数目。为了拆字，他利用电脑画图工具进行操作，右手骨头均已变形，中指完全弯曲不了，随时一看，



都是鼠标鼠的形状。姜宗福笑自己有一只“鼠标手”。

经过研究、比对，姜宗福发现，8898个甲骨文，实际上由8个极简的象形字符组成。它们像搭积木一样，以其中一个字母为核心，排列组合成长短不一的叙事单元。

“如果都了解了汉字的来源，记字以及理解字的含义就特别容易了。”姜宗福举了一例，说，“口”字，是两个“凵”，表义凹陷的上下颚，指人吃饭、说话的器官；两个“口”为“吅”，指两个人说话很少，即“噤”；三个“口”为“品”，表示三个人吃同一种食物，评论味道好不好，或一个人吃三口同一种食物，品尝食物的滋味；三个“口”加“木”，表示三只鸟在树上鸣叫，声音嘈杂为“噪”。鸟聚集在树上鸣叫有两个时段，即清晨和傍晚。早上鸟儿叽叽喳喳，士兵手持兵器操练；农民手持工具劳动为“操”。傍晚劳动归来，用水洗去污垢为“澡”。再加“宀”头，表义为泡在水里像洗澡的植物，即藻类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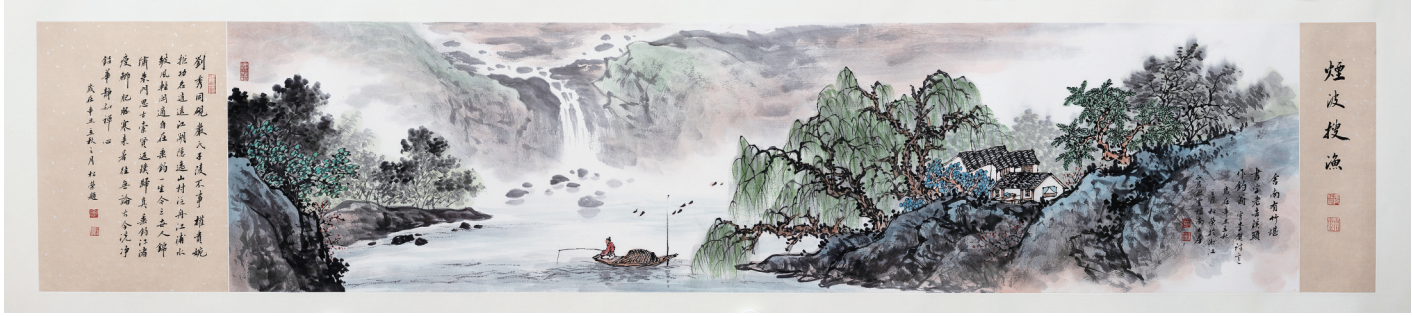
“甲骨文发现之前，西方学者不承认商朝的存在；甲骨文发现之后，西方学者不承认夏朝的存在。”姜宗福说，“然而，通过甲骨文的拆解，我们可明确找到甲骨文中记载夏朝存在的证据，如甲骨文‘九’拆开，由‘丿’‘目（蜎）’两字组成，记录的是蜎（禹）大手一指、将天下以水为界划为九州分治的历史。”

2019年，姜宗福的研究成果《甲骨文新学》杀青，总页数达2000余页。广东某出版社答应为他公费出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找不到审稿的人。“目前在中国研究甲骨文的顶级专家只有两人，其他研究者加起来不超过20位。”呕心沥血的成果无法公布于众，姜宗福颇感失落。

不过，让他欣慰的是，这次他和他的学生余思慧均被邀请参加世界汉字学会第八届年会，并宣读论文。“甲骨文背后隐藏着一部完整的华夏文明史，我所做的努力，仅仅揭开了华夏文明的冰山一角。”姜宗福期待更多的专家加入其中，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史得以完整呈现。

艺苑跋涉

渔樵耕读话春秋



姜松荣

华夏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化为基调的文明形态。渔、樵、耕、读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涵养了具有丰富、广泛、婉婉而深远的精神信仰、民俗风情、价值取向、礼仪人伦等文化特质。五千年的历史文脉，基本上沿着农耕文明的线索演绎下来，它的深层意蕴永远成为了国人心底的一种情愫和依恋。

渔樵耕读是古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人们向往的生活状态。一些历史典故寄托了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的认知态度与人生理想。典故可能是一个代表性人物的生活经历，通过民间的流传与历史的演绎，便赋予了朴素而深厚的文化意涵。严子陵才高八斗，与汉代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婉婉拒皇帝邀请，不事朝政，选择了垂钓江渚、闲适自在的生活方式，这无疑彰显了平民百姓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积极认知与自由闲

适的主动选择。朱买臣是汉武帝时期的名臣，但早年以砍樵为生，卖柴换米，弊衣蔬食，他依然苦读诗书，甘之如饴，终成大器。舜弟躬耕历山，接济贫苦，敬父孝母，崇德厚仁，终于成就帝业，名垂千古。战国谋士苏秦留下了“锥刺股”的刻苦佳话，尽管少年贫穷，却因饱读诗书、游说列国，最后身挂六国金印、衣锦还乡。这些关于渔樵耕读的典故其实都是普通百姓生活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的象征，借助一个典型的符号，浓缩了古代文人的希冀与理想。由于这些典型的人物与经历具有普遍性，其散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具有极大的亲和力 and 示范性，受到人们的欢迎、接受与崇拜。绵延了数千年的农耕文化随着现代工业的繁荣而逐步淡出了社会的中心，先进的工具让人们获取生活资料变得简单而高效。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竞争压力与日俱增，人们的情感与精神比以往更为焦虑和迷茫。于是，人们开始回望传统，探寻古人那种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从容，用寒窗苦读、终成大器来励志，自由、轻松、闲散、悠然成为一种精神慰藉与情感寄托。

渔樵耕读题材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见题材。明代江夏派代表画家吴伟曾多次创作《渔乐图》，而以读书为表现对象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自明清以来，渔樵耕读以瓷器、建筑、刺绣等诸多形式流传下来，成为风行性题材。当代社会语境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回归到渔樵耕读的生活状态。在情感上借用传统文化中豁达态度和超逸境界作为当代快节奏生活的一种调适，让人们在繁忙的现实生活中放慢脚步、放松心情、放飞自我、愉悦精神便是一种时尚。

《渔樵耕读》专题系列作品，采用小品、扇面、册页、条屏、横幅、长卷等多种形式表现同一题材，探索用适合书斋欣赏的形式将这一题材表现得丰富而充盈，构筑一种文人的闲适与雅致。

荧屏看点

龙文决 王芳兵 彭蕾玲

近年来，恋爱综艺节目蔚然成风。生活中的优质男女出现在节目中，在浪漫氛围中约会。相比精心构建人设和情节的恋爱主题电视剧，参加恋爱综艺的嘉宾更真实，他们的情感交往也牵动着观众的心。然而，在前一期节目中的“一对璧人”，在下一期极有可能“分道扬镳”，戏剧程度不亚于电视剧。真人秀之下，男女嘉宾内心的挣扎也被呈现出来。那些甜蜜与纠结，持续吸引受众眼球，相关话题也频频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榜。

国内以婚恋为主题的综艺节目并不是新兴事物。它的前身是相亲节目，至少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1988年，山西卫视推出相亲电视节目《电视红娘》。由于当时人们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还比较保守，所以《电视红娘》偏向社会服务，是电视节目版的婚介所。1998年，人们对娱乐性有了更高要求，恋爱观比从前开放，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横空出世，12位俊男靓女现场约会，创下了收视奇迹。这一时期的婚恋节目，由征婚转为速配。由于观众审美疲劳，中途婚恋节目沉寂了几年。2009年湖南卫视推出的《我们约会吧》正式掀开了电视真人秀相亲节目的帷幕，随后江苏卫视于2010年推出大型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大批风格相似的婚恋节目相继涌现，年轻人登上节目大方展现自己的婚恋观，引爆收视热潮，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节目包装过度、娱乐化过度的质疑。

最近，恋爱综艺节目再度兴起。《如果爱》《我们相爱吧》等以演艺明星为恋爱嘉宾的节目大量出现。节目具有强烈的表演性质，减少了服务性，凭借明星的“流量”聚集大量人气。之后，以普通人作为嘉宾的观察类恋爱综艺节目出现。节目《心动的信号》开辟了明星专家观察团的先河，明星和心理专家等对普通人嘉宾进行分析与观察，对恋爱、婚姻给出意见，也给受众带来恋爱思考。有观众表示，看恋爱综艺是来“取经”的。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人有不会和异性相处、不会谈恋爱的困惑。恋爱综艺节目似乎像一本随手可得的《恋爱手册》。恋爱综艺节目的服务性，似乎从为小部分嘉宾提供婚姻介绍服务，扩展至为普罗大众提供恋爱观察的样本以及恋爱婚姻的经验分享。

然而，随着综艺节目的竞争加剧，各类恋爱综艺节目为博得关注，在参与嘉宾、节目内容的选择和设置上，往往更倾向于打造热点、增加流量和制造话题。参与嘉宾虽然是普通人，但他们大多不是“白富美”，就是“高富帅”，和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有一大截距离。夸张的滤镜美颜、精心设计的心动环节、刻意营造的恋爱氛围，真人秀似乎真的成了一场秀，爱情故事更像是策划好的表演。恋爱综艺节目有过很多创新，但如何以更积极的形态持续发展，为受众提供更丰富的信息服务和更健康的精神食粮，已成为当前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

■方水土

湘江

长沙窑里的「爆款好物」

■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到来，商品琳琅满目，“爆款好物”涌现，一幅反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消费新图景正徐徐展开。距今一千多年前的中晚唐时期，长沙望城区铜官镇石渚湖一带，长沙窑也有一番商业生产的时代盛景。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出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808—862）以诗《石渚》记载了石渚窑（长沙窑）的商业盛况。一只从“黑石号”沉船打捞，远销海外的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椰枣纹瓷壶，令人感受到当时长沙窑瓷器的“火爆”。瓷壶大口，圆唇外卷，短颈直，八棱形短流，三股曲柄，三股双系，筒形深腹，大平底。椰枣纹贴花上涂褐色斑块，胎色米红，外施白色化妆土，釉面光亮如新。器内轮制痕迹清楚。如此“好物”难怪会登上国际舞台。

一只唐长沙窑青釉褐彩“好酒”铭瓷盃，碗口微外撇，通体施青釉，看似朴质。但碗中褐彩书写“好酒”二字，不禁令人赞叹当时人们招揽顾客的巧思。长沙窑曾生产大量物美价廉的日常生活用品。碗类产品中，常有在内底书“酒”、“美酒”、“满路香美”等铭文，应为酒肆定烧产品，用来招揽顾客，赞美自家产品。古人的“商业头脑”可见一斑。



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椰枣纹瓷壶（湖南省博物馆藏）